

不知
如何降下
重要的不在
飞起来

梦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

王寅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王寅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33-9817-1

I. ①异… II. ①王… III. ①蔡国强—访谈录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5397号

本书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林毅拍摄,蔡国强工作室提供

特别感谢 上海外滩美术馆

欧亚平 董事长

赖香伶 馆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 4815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45号 邮编:100071)

开本:690mm×930mm 1/16

印张:14 字数:120千字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不知
如何降下
重要的不在
飞起来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国庆60周年庆典的“和平鸽”和“网幕烟花绘画”，这些充满创意与童真的大型焰火作品，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少为人知的是，这些作品全都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蔡国强。

告别这些诞生于大城市的“官方作品”，蔡国强将目光投向农村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城市人被永不满足的物质追求所累之时，生活在大地上的农民，却把双手伸向了创造个人梦想的自由天地，这个颇具讽刺意义的现实，给艺术家极大触动。2010年5月，在上海世博会全面展示城市美好生活的当时当地，蔡国强举办“农民达芬奇”展览，将农民自力更生发明制作的飞碟、飞机、潜艇等搬进美术馆展出，并将于现场制作机器人、“航空母舰”等。

为此次展览，艺术家创作了三句口号，从不同角度概括展览的意义：

不知如何降下 ——表达对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的思考与担忧。

重要的不在飞起来 ——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反思，重要的不是飞得越高越快越好。

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在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的背景下，通过这个展览不仅讨论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当今最为重要的社会议题，通过展示独立在集体意志和行为外的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以及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感人故事，更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

上架建议：现代艺术 / 访谈录

ISBN 978-7-5633-9817-1



9 787563 398171 >

定价：39.00元

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

王寅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K825.72

22

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重要的不在飞起来



A photograph of a tall, multi-story brick building, likely a residential o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building has a light-colored facade and several windows, some of which are arched. A large, dark, flat, disc-shaped object is mounted on the roof. Numerous power lines crisscross the foreground. The Japanese text is pa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on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The top part of the text reads '不知' (Shiranai), meaning 'I don't know'. The bottom part reads '如何降下' (Nanba Kōka), which translates to 'How to descend' or 'How to get down'.

不知

如何降下

蔡国强一行在浙江衢州和农民发明家徐斌在一起
从左至右依次为：蔡国盛、蔡国强、徐斌、王寅、毛继东、
辰巳昌利、张克明、杨昕、蔡灿煌



目录

[序言]

- 11 说说我和《农民达芬奇》…… 蔡国强

[现场]

- 14 寻访农民达芬奇
17 01... 吴玉禄
29 02... 陶相礼
51 03... 杜文达
69 04... 王强
85 05... 曹正书
97 06... 李玉明
109 07... 熊天华
123 08... 徐斌
139 09... 吴书仔

[访谈]

- 153 蔡国强：我在做什么

[附录 I]

- 194 寻访农民发明家下乡日记

[附录 II]

- 212 中国农民生生不息的好奇心…… 张鸣
215 我们的梦想能飞多高？…… 卢跃刚

[后记]

- 220 今年的油菜花和往年多么不同



说说我和《农民达芬奇》

蔡国强

进入 21 世纪以后，就经常看到关于农民发明的报道。刚开始只是感觉好玩，后来在 2004 年底，我看到湖北农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 1 号潜水艇图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动，于是开始和他联系，到 2005 年 2 月就收藏了这个潜水艇，这是我农民创造物收藏的第一号。同年 6 月，我担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艺术家孙原和彭禹提出了邀请农民杜文达到威尼斯展出飞碟的想法，我相当支持，《农民达芬奇》这个展览，应该说与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有某种联系。多年来持续收藏农民创造物，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同时也借助这个计划，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社会议题。2010 年，深具博物馆历史的上海外滩美术馆重新建置，邀请我做开馆展，又恰逢上海世博会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机会。以世博会起源的主旨——

追求美好生活，展现人类发明创造——为背景，同时也给予众多高端国家馆和企业馆的世博会另外一个视点。中国社会正为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身份而焦虑，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的付出，使得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和城市的美好生活得以发展。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此我提出了“农民——让城市更美好”的口号。

我出生的故乡泉州是一个小城市，它保有一种乡镇的风貌。我家住在城墙和环城河内，城外就是农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与城外的农村孩子打架扔石头，也在河里与他们游泳钓鱼。我的母亲在河的这头洗衣服，他们的母亲则在河的另一边洗衣服。我的奶奶当年是前后挑着我的父母亲搬到城里来的，我家里的农村亲戚总是不断。一直到我去了上海读书，再搬到东京和纽约，现代艺术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国家。2001 年我回

到上海做 APEC 焰火计划，后来又在北京做奥运会等，在中国所做的活动大都以官方的身份在做，这一次虽然与上海世博会同时，但是这个展览是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参与，透过这个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到中国广大的农村（为了这个展览走访了 8 个省市的农村），对住在那里的人们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这个展览是我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原作《收租院》是 1965 年政府策划用来宣传解放前农民阶级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状况，而请来雕塑家们创作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我的创作方法是请来原作者之一龙绪理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农民达芬奇》展览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应该说，我是个用现代艺术语言讲故事的人。农民和他们的创造物，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和主体。

在看得见飞碟、航天飞机和飞机的广场里，以三幅巨大标语、一座农民的工房和一群在现场制作的农民，创造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及其宣传性的氛围。楼顶上空的飞碟下，大墙上书写的“不知如何降下”，是源于杜文达只专注在如何让飞碟飞起来，放在这里似乎传达了对中国社会高速

发展的担忧。在飞机和航天飞机的旁边，有句“重要的不在飞起来”，这是对农民创造者精神的评价，也是对当今人心梦想淡漠、追求物质功利的反应。

进入美术馆的一楼展厅，首先看到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遇难的飞机残骸，这个装置既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也提醒人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含有某种严肃的力量。

我在二楼前厅的墙上，把我所知的农民创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创造物的名称，用水墨一一书写；在展厅内，50 多个风筝，在风扇吹拂中，于空中轻轻飘扬，每只风筝上的投影都讲述一个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风筝形成了片片白云，似乎在传达农民们充满浪漫的理想。

吴玉禄夫妇、两个儿子和儿媳，把三楼改造成一个机器人的生产空间，观众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流，他们也可向民众表演他们的机器人。

四五六层是挑高中庭，空间里悬浮着五艘湖北李玉明制造的潜水艇，空中悬挂了四架其他农民创造的飞机和直升机，小鸟在空间中飞翔鸣叫，地面种着草地，开着鲜花，向上看去的玻璃天顶内，几只小飞碟与天空连成一片，这里意在创造一种富有诗意的童话般的精神空间。

进入美术馆隔壁宏大的中实洋行大厅前，安徽农民陶相礼用汽油桶焊接的潜水艇，在冰冻中潜伏，潜水艇入口处插的小白旗上，投影放着他试航潜水艇的影像。中实洋行大厅里，我委托陶相礼制作了长

20 米的航空母舰，当很多人都在期待或担心中国航母的出现时，农民们已经先造了一艘航母，舰身还带着潜艇！这样从奥运会到载人航天，似乎什么都有了。航空母舰内放映着苏联导演史诗般的纪录影片《我们的世纪》，刻画了辉煌的太空成就背后，鲜为人知的挫折和个人牺牲的代价。银行的金库内则播放罗马尼亚导演安德烈的纪录片《脱离现在时空》，叙说 1991 到 1992 年间，苏联和平号太空站里，航天员 Sergei Krikalev 和同伴们在太空站等待了 10 个月，而地球上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派他们上天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这两部纪录片与中国农民的探究精神相同，都表现了人类开拓未知世界的勇气和艰辛，而旧苏联极权力量主导的国家行为，与中国农民的个体活力，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农民的地位在古代并不低，阶级分成士农工商。广大的农村里都有私塾，农民可以通过科举甚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出于政治上的失意，回到乡村过自己的生活。毛泽东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当农民都认为地主的田地可以分到自己的手上，这场革命的动力是不可阻挡的。解放之后，随着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成立，土地成了公有的，加上城乡分开，户口制度的建立，农民失去了与城里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又不断要承受错误的工业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苦果。“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一代青年人失去了教育就业的机会，通

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把这个负担转移到农村。饥饿和贫困的农民，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动力，他们既是出口商品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如春笋般冒出的高楼大厦流血流汗的建设者。在这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我们不仅通过这个展览讨论农民对现代化和城市的贡献，更通过展示独立在集体意志和行为外的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以及一个个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

感谢这些农民创造物的发明家，是他们的创造，构成了展览的主体。我除了被他们的创造力所感动，也受他们为人的温情所吸引。他们一个个都很阳光，精神很开放，富有勇气，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长得既聪明又英挺。我常想我为什么热衷收藏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保留手工制作的魅力吗，还是他们想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收藏的是他们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里，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现场]

寻访农民达芬奇



“我是拉洋车的机器人，吴玉禄是我爹，我拉我爹去上街，谢谢。”蔡国强一坐上农民吴玉禄制造的机器人拉车，机器人就一边拉车前进，一边摇头晃脑地满嘴吆喝，吴玉禄亲口录制的这几句话通过扩音器反复播放，把蔡国强逗得前仰后合。

3月4日，蔡国强开始了对农民发明家的寻访，第一站就是北京通州马务村农民吴玉禄家。吴玉禄是著名的农民发明家，创造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诸多发明。蔡国强不仅邀请吴玉禄全家参加《农民达芬奇》的展览，现场制作并表演他们的机器人，还委托他特别制作了几位典型的现代艺术家动作的机器人：跳墙的伊夫·克莱因、抱狼的波依斯、甩颜料的波拉克等。

从3月4日开始的10天时间里，蔡国强的寻访从北京出发，行经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8个省，几乎每天换一个城市，从飘雪的北京，来到温暖如春的广东东莞，行程将近9000公里，绕了半个中国，先后寻访了9位农民。我作为随行记者同行，记录下了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蔡国强每到一户农民家，都会花上大半天时间与农民做访问，询问他们制造发明物的动机缘由，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观看发明物的演示，讨论展览的诸多细节。3月14日，蔡国强一行来到江西铅山英将乡焦坑村农民曹书仔家，这是蔡国强此行的最后一站。曹书仔家的院子里摆放着1架木头飞机，驾驶室里放着4台抽水机发动机改装的发动机，螺旋桨转轴是1台打谷机的转轴，转轴上安装了4叶转桨叶，螺旋桨和机翼上蒙着绿色的塑料布。蔡国强说，这个最简陋，也最像艺术品。由于山路狭窄，大卡车无法开到曹书仔家门前。自发的村民们抬起飞机，运出村外，装上卡车运去上海。长长的队伍蜿蜒在绿色的田野之间，颇为壮观。

蔡国强习惯用钟摆来形容自己的艺术思考，中国风浓烈的北京奥运会之后，蔡国强去南欧考察文艺复兴的脉络，在古根海姆做了个人回顾展，在费城做了个展《花开花落》，在台北做了《蔡国强：泡美术馆》，现在，蔡国强又摆回来，做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达芬奇》展览。此次寻访就是展览的一部分，蔡国强这10天的寻访过程，会产生一本书、一本画册和一部纪录片。